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老家的石榴樹

趙學潮

秋意漸濃，大地披上了金黃的外衣，而老家後院的那棵石榴樹，卻在這金秋畫卷中，悄然綻放出一抹鮮艷的紅色。每年這個時候，妻子總會輕聲提醒我，該回一趟老家了，去看看那棵石榴樹，採摘些石榴。這不僅僅是因為她對石榴的鍾愛，滿懷期待，更是對老家那份難以割捨的深深眷戀。

這棵石榴樹，貌似是園藝師精心培育的矮化品種。儘管我與妻子並不精通園藝，時常擔心它長得過高，因此頻繁地修剪它的頂端。然而，歲月流轉，十幾個春秋轉瞬即逝，它依然保持著那兩米多高的挺拔身姿，挺立在後院的水龍頭旁。別看它個頭不高，枝條伸展也不過三米有餘，每到豐收之時，卻總能掛滿沉甸甸的碩果，彷彿是大自然對它特別的眷顧。

夏初時節，這棵石榴樹便成了老家後院的主角。一朵朵鮮艷的花朵競相綻放，如同點點繁星點綴在翠綠的枝葉間，又似晨曦中絢麗的朝霞灑落。那些花朵，宛如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藝術品，美麗而生動。它們不僅裝點了我家的後院，更成為我們心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轉眼間，金秋已至，收穫的季節悄然而來。那滿樹的石榴，在秋風的吹拂下輕搖搖曳，彷彿在向我們招手，邀請我們共享這份豐收的喜悅。我和妻子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穿梭在石榴樹間，採摘著這份來自大自然的饋贈。每一次觸摸那沉甸甸的石榴，心中都洋溢著喜悅與滿足。兩三桶石榴，收穫頗

豐，那是石榴樹辛勤結出的果實，更是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期待。

這些石榴不僅是我們一家人的美味果實，也是我們與親朋好友情感交流的紐帶。每年，我們都會送一些石榴給親友們，和他們一同分享這份來自老家的甜蜜與幸福。看到大家品嚐時露出的笑容，我們心中便湧起一股難以言表的溫暖與自豪。

記得有一年夏初，我和妻子滿懷期待地回到老家，卻驚訝地發現石榴樹上竟然沒有一朵花開。那一刻，我們心中充滿了失落與惋惜，彷彿這一年的期待落了空。妻子歎息：「這棵石榴樹，今年怕是要歇一年了。」帶著這份遺憾，我們離開了老家，心中充滿了對石榴樹的不解與埋怨。

然而，當金秋再次來臨，我們懷著忐忑的心情回到老家時，眼前的景象卻讓我們驚喜萬分。那棵曾經被誤解的石榴樹，掛滿了鮮紅的石榴，它們在秋風中搖曳生姿，彷彿在訴說著自己的堅韌與不屈。

那一刻，我們恍然大悟，原來是我們錯怪了石榴樹，是我們沒有耐心等待它的花開週期。

望著這滿樹的石榴，我不禁想起白居易「剪碎紅綃卻作團」的名句。是啊，自然界的萬物都有其生長的節奏與規律，石榴樹也不例外。它用自己的方式詮釋著生命的力量與堅韌，用那滿樹的石榴告訴我們：無論遭遇多少誤解與委屈，只要心中有信念，總會迎來屬於自己的春天。

老家的石榴樹啊，你的勤勞和堅韌，怎能不讓我們深深感動？你甜美的果實，滋養了我們的身體；你堅韌不拔的精神，觸動了我們的心靈。在未來的日子裡，無論我們身在何方，心中永遠銘記著你——那棵在金深時節總是紅艷如火的石榴樹！

辣椒也是一道菜

劉年貴

「嘆嘆——」，煮飯鍋裡的水開了，鍋蓋被頂出一條裂縫，先是蒸騰的水汽迫不及待地從縫隙中飄出來，再是吐著泡沫的米湯也擠了出來，在鍋蓋邊上留下一抹白色的痕跡。

飯快熟了，父親拿著火鉗捅了捅鍋底下的柴火堆，柴火恰好將要燃燼，留下一堆旺旺的炭火。是的一飯快要好了，中午吃什麼菜呢？我們相視一笑，看了看對方一身

泥巴的衣裳，剛剛在田里忙活了一上午，渾身筋骨都累得酸痛，都不想燒菜了。于是，父親起身從附近的菜園裡摘回來一大捧青辣椒，我連忙用火鉗將鍋底的炭火扒在一旁，露出熾熱的紅灰，將辣椒埋入紅灰中，不多時，灰堆中騰起一陣陣塵柱並傳來辟里啪啦的聲音，趕緊扒開灰堆將辣椒挨個夾出來，這時父親接過起泡的辣椒，用清水洗淨，接著將洗淨的辣椒放入搗蒜的石臼中，邊搗邊投入幾顆剝好大蒜頭，搗碎後盛在粗瓷大碗中，撒上些許細鹽、味精，淋上幾滴生抽、香油，攪拌均勻，一道美味可口的獨具故鄉特色的「抖辣椒」便做好了。此菜食材簡單，做法也簡便，但是特能下飯。

辣椒也是一道菜。在我的故鄉湖南省茶陵縣八團鄉人們日常生活中，辣椒不僅作為配菜出現在各種菜餚之中，而且可以單獨成為一道美食出現在餐桌上。

我們除了將採摘回來的鮮辣椒做成鮮香開胃的虎皮辣椒，剁碎後醃製成佐餐下飯的剁椒醬。在故鄉，還有一道獨特的「鍋炕干辣椒」，取曬乾的紅辣椒，稍微在清水中泡上一小會兒，然後辣椒整顆地放入油鍋中，

用小火將其炕至外皮酥脆，撒上些許細鹽翻炒均勻後便可出鍋，紅艷的辣椒泛著亮晶晶的油光，上面還沾著雪白的細鹽顆粒，只是那麼不經意地看上一眼，頓時便能吸引著你的目光，挑逗著你的味蕾，于是情不自禁地夾起一顆放入嘴中，牙齒輕輕地一咬，「砰」地一響，辣椒應聲碎裂，彷彿是引爆了一顆炸彈，干辣椒籽在口腔內四處翻滾，緊著是一股濃烈的辛辣湧上舌尖，嗆人的熱氣好似衝擊波，衝出鼻孔，直撞腦門，好似有一團烈火在胸中燃火，心臟不由得加速了跳動，渾身的血管彷彿也跟著在膨脹，額頭和鼻尖也冒出了細汗，于是趕緊扒上幾口熱飯，緩解這種熾熱灼燒和辛辣刺激的痛楚，幾口熱飯下肚，一陣熱汗過後，這種痛楚被壓下去了，隨之而來的是一種難以言狀的舒坦，就像是一位筋疲力盡的登山者，到達峰頂那一刻沐浴著涼風的暢快淋漓，一覽眾山小的心曠神怡。猶記那個時候，我們吃上一口鍋炕干辣椒，一邊嘴裡「噓噓」地不停吐著氣，一邊往嘴裡猛扒上幾大口熱飯，一碗飯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幹完了，那真叫一個痛快啊。

唐青花「青白美學」何以成為跨文明對話的視覺語言？

——專訪河南省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首任院長張松林

中新社鄭州10月27日電 長期以來，青花瓷被陶瓷界視作元明清三代專屬。隨著考古工作持續推進，自20世紀70年代起，「唐青花」漸受學界關注。唐青花在中國陶瓷史上有著怎樣的影響力，唐青花的「青白美學」何以成為跨文明對話的視覺語言？河南省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首任院長、研究館員張松林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細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唐青花在中國陶瓷史上有著怎樣的影響力？

張松林：青花瓷，又名白地青花瓷。長期以來，青花瓷被陶瓷界視作元明清三代的專屬。隨著考古工作推進，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唐青花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焦點。

1975年，在江蘇揚州唐城遺址考古發掘中，出土了一片青花瓷枕殘片，後經中國著名陶瓷專家馮先銘鑒定為「唐代青花瓷枕片」，並收錄于《中國陶瓷史》，從此揭開唐青花研究的序幕。此後，揚州、鄭州等地亦發現同類殘器，但多為小件或殘片。1998年，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海域「黑石號」沉船出水3件唐青花瓷盤。儘管這些青花瓷器均被斷代為唐代遺物，但其誕生地仍未確定。

直至21世紀初，謎底終於揭曉。考古機構先後對鞏縣（今河南鞏義）黃冶三彩窯址和白河瓷窯遺址進行發掘，發現這兩個窯口均有燒製唐青花的痕跡。隨後，考古人員通

過對比分析不同地區出土的唐青花碎片的造型、胎質、釉料及物理化學組成，最終確認鞏縣為唐青花的發源地。2006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對鄭州上街區峽窩鎮唐墓進行發掘，出土兩件白釉青花塔式瓷罐。結合鞏縣窯出土的一批唐青花標本，證明唐青花從唐代中晚期已進入成熟階段。

中新社記者：唐青花的「青」從何而來，其發展歷程是什麼？

張松林：進入唐代，絲綢之路愈發興盛。商貿往來帶來了文化交流。波斯人崇尚青色，這對中國瓷器影響頗大。隨著大量波斯商人將鈷類顏料和技術引入中國，並被中國匠人運用到唐三彩製作之中。因此，唐青花也是絲路文明交融的結晶。

青色在唐三彩上的成功使用，促使了當時重要瓷器產地鞏縣燒製出青花瓷器。當時鞏縣瓷土雜質較多，古代工匠使用化妝土塗層之法提高白瓷的白度。到唐代發明唐青花時，工匠們在瓷器胎體上塗上一層白色化妝土塗層，又在化妝土塗層上用鈷類顏料繪製圖案，最後塗上一層透明釉，進而燒製出青色彩瓷。

由于鞏縣地處大唐東都洛陽近郊，又是隋唐大運河中黃河轉向洛河的轉運碼頭，鞏縣窯生產的唐青花一部分供朝廷消費，一部分就在鞏縣裝船運往揚州出口，所以唐青花集中在鞏縣和揚州被發現。

中新社記者：唐青花與元青花有何異同？

張松林：唐青花與元青花的重要區別在於胎體、釉色、裝飾圖案、器型和文化內涵等方面。

從胎體來看，早期唐青花胎體較厚，雜質較多，直至鞏縣白河窯燒製唐青花時，胎體才變得純淨，胎色變為純白，胎體相對較薄，顯示出成熟和更高級的狀態；元青花瓷胎普遍厚重，採用瓷石加高嶺土「二元配方」，胎體常有孔隙，釉面偶見棕眼。

在釉色方面，唐青花釉料釉色多為白色發灰或白色發青，透明釉釉層較薄，釉面不夠瑩潤，整體色調不夠穩定，常現鈷藍顏色暈散現象；元青花釉層肥厚，呈青白色，釉面光澤瑩潤，因使用進口的「蘇麻離青」鈷料（印度尼西亞顏料）加之含鐵量高，其髮色濃艷深沉，常出現「鐵銹斑」和暈散效果。在紋飾方面，唐青花紋樣融合東西方藝術元素，有斑點紋、花卉、人物、鳥蟲等傳統圖案，還有萬字紋、水草、菱形散葉紋等幾何圖案，題材簡明，繪畫筆法簡單；元青

花裝飾題材豐富，有龍鳳、麒麟、鴛鴦等動物紋，還有牡丹、蓮花等花卉紋，尤其是大量使用歷史故事、人物等圖案，構圖豐滿，圖案繁茂。

目前，全國出土的唐青花標本以碗、盤、罐等小器物為主，最大的就是鄭州峽窩唐墓出土的唐青花瓷塔式罐，高達34厘米。元青花則造型多種多樣，有大罐、梅瓶、玉壺春瓶、大盤等。因唐青花處於青花瓷的萌芽階段，是中外貿易產物，文化內涵還不夠成熟。而元青花是多元文化產物，其紋飾受伊斯蘭文化影響，器型適應西亞市場需求，更加體現了絲綢之路上的跨文明交流。

唐青花從歷史長河中被重新發現並走向「文化IP」的舞台，其「青白美學」背後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與經濟聯繫。

從歷史角度看，唐青花雖曾被湮沒千年之久，遠比元青花的數百年沉寂更為漫長，這本身便是一種文化命運的戲劇性轉折。但它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文化、藝術、技藝與社會共識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深厚文化積澱與科學技術支撐下的發現。

王達佳、達猛捐毓英福利

晉江市金井毓英中學菲律賓校友會訊：本會常務理事王達佳、總務主任王達猛賢昆仲先尊王文英老伯父(原籍金井鎮丙洲鄉)，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八日凌晨五時二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雖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特獻捐菲幣伍萬元，充作為本會福利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以予表揚，並致謝忱。

洪建源賢昆玉慨捐旅菲英園同鄉會文教

設『洪春鉅施麗明夫婦教育紀念基金』旅菲英園同鄉會訊：本會洪慶典主任建源鄉賢、洪故副理事長『文挺』鄉賢暨鄉僑文永、文樹、蝴蝶賢昆玉令慈洪府施太夫人諡麗明（祖籍福建省晉江市龍湖鎮杭邊村西頭份一英園），亦即故鄉僑洪春錫老先生令德配，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半壽終內寢於家鄉杭邊村故里，享壽八十有九高齡。

霜降煮茶時

葉正尹

窗外的天光，正一分分地收斂，宛如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畫，所有的喧囂都沉入那片青灰的底色裡。風也變得沉靜，只在玻璃上留下清寒的觸感。我瞧著窗檯上開始泛起的、那層茸毛似的白霜，心裡便一動，想來，是時候煮茶了。

書房那角落裡，那只黯舊的紅泥小爐，靜靜地候著。我將一小撮烏沉沉的炭塊引燃，那火苗起初是怯生生的藍，隨即轉為安定的、橘紅色的暖光。坐上盛滿清水的陶壺，那壺便不再作聲，只默默承接了那份愈演愈烈的熱意。

水沸的聲音，是由疏而密的。初時恍如遙遠的松濤，細細簌簌；繼而如魚眼湧動，咕咕嚕嚕；待到壺蓋被水汽頂得輕輕跳動，發出「撲撲」的、滿足的聲響時，便是正好。我拈起一撮珍藏的老普洱，投入壺中。只見那緊結的葉片，正以一種近乎歎息的緩慢，將蜷曲的身體打開，釋放出沉睡的山野氣息。

雙手捧住茶壺，那股紮實的熱力便從掌心直透進血脈裡。目光落在那茶湯上，初時淺淡，如天邊將盡的夕陽，竟也看得人目光暖了；兩三道後，湯色轉為透亮的栗殼，盛在素白瓷盞裡，漾開一汪溫厚的琥珀光。

窗外是砭人肌骨的霜寒，窗內卻是這一盞茶香構築的、小小的春天。這冷暖之間，只隔著一層薄薄的玻璃，卻彷彿是兩個世界了。

這茶，是要一道一道喝的。頭一道猛烈，帶著山野的清氣；第二道醇和，回甘隱隱；待到第三、四道，那滋味便全然化開了，醇醞而平和，宛若一位老友，不說多少話，只是陪著你。

茶氣氤氳裡，不知何時，思緒已飄回祖母在時的霜降日。

沒有這般精緻的茶器，她只用一把粗陶的吊子，在灶膛的餘燼裡煨著，裡面是尋常的茶葉，外加幾片橘皮、一兩顆紅棗。那茶湯是渾濁的，滋味也粗糲，但那份撲面的暖意，卻與此刻手中這盞名貴的普洱，一般無二。

壺中的水聲漸稀，炭火也化作了爐底一層溫順的灰白。我斟出最後一道茶，湯色已淡，仿若淡淡的月光。可低頭看時，那茶湯的面上，竟漾著燈光的量和窗外映進來的、霜的微光，交融成一圈奇異的、流動的華彩。

我捧著這漸涼的杯子，心想，有這樣一個夜晚，大約就足夠了。

訃告

DANTE GONZALES 逝世於十月廿五日 現停柩於甲美地St. Peter Chapels 101 室靈堂（9023 Epza Diversion Rd. Brgy. Magdalo PotoI, Kawit, Cavite） 擇訂十月三十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	陳施秀金 （南安蓮塘） 逝世於十月廿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示殯儀館二樓靈堂 出殯於十月三十日上午九時
潘瑤林 （南安墟內） 逝世於十月廿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 出殯於十月卅一日上午十一時	流芳百世